

生命印记 ——南极之巅

毛一雷 著

一名外科医生的南极探险之旅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生命印记 —— 南极之巅

毛一雷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命印记: 南极之巅 / 毛一雷著. 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8.7
ISBN 978-7-301-29553-3

I. ①生… II. ①毛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04442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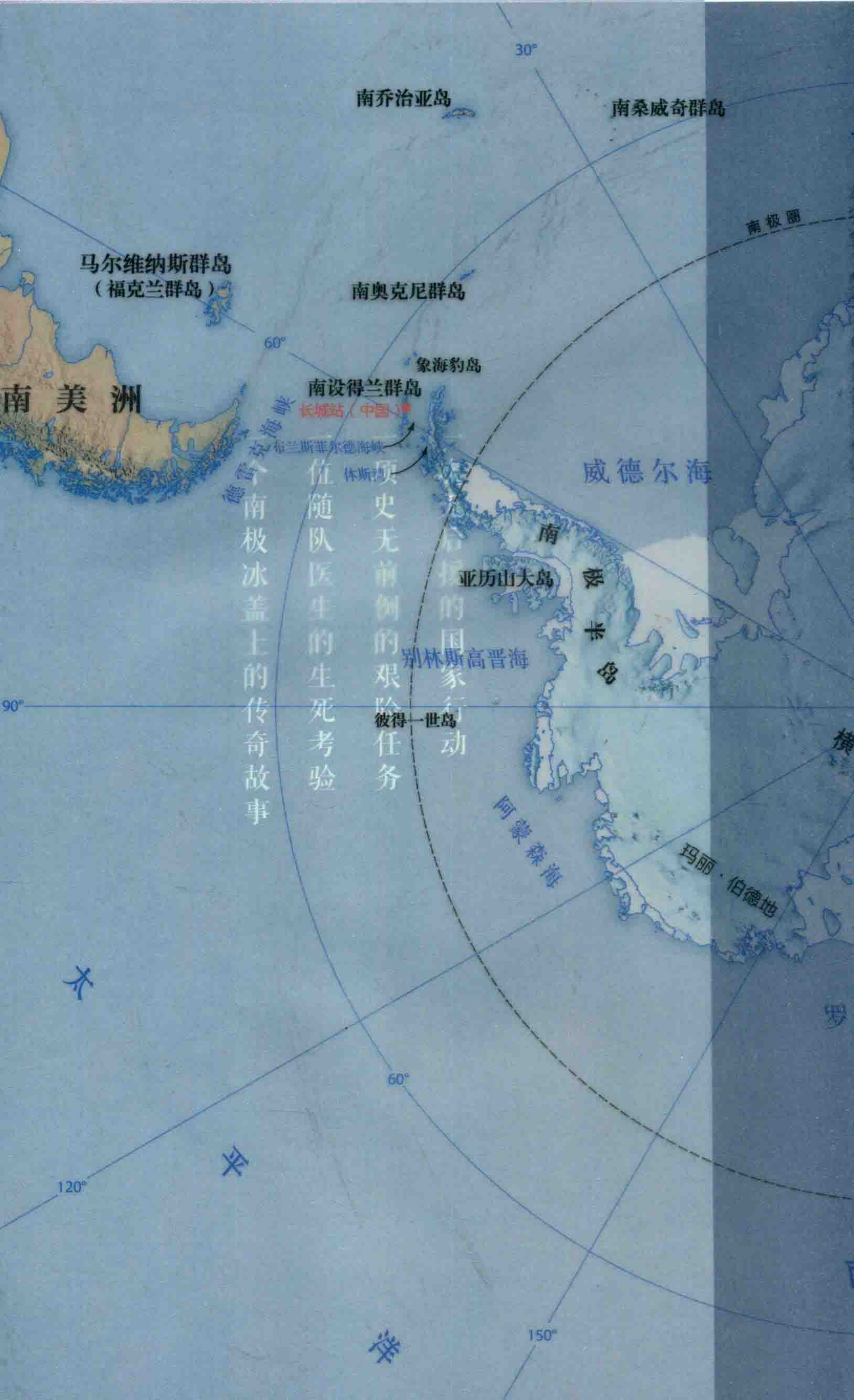
书 名	生命印记 — 南极之巅 SHENGMING YINJI — NANJI ZHI DIAN
著作责任者	毛一雷 著
责任编辑	闵艳芸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301-29553-3
出版发行	北京大学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
网 址	http://www.pup.cn 新浪微博: @北京大学出版社
电子信箱	minyanyun@163.com
电 话	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824
印 刷 者	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经 销 者	新华书店
	965 毫米 × 635 毫米 16 开本 23 印张 300 千字
	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98.00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：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：fd@pup.pku.edu.cn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部联系，电话：010-62756370



南乔治亚岛

南桑威奇群岛

南极圈

马尔维纳斯群岛
(福克兰群岛)

南奥克尼群岛

象海豹岛

南设得兰群岛

长城站 (中国)

布兰斯菲尔德海峡

德雷克海峡

威德尔海

南

亚历山大岛

南

桑

威

奇

群

岛

别林斯高晋海

彼得一世岛

阿蒙森海

玛丽·伯德地

60°

150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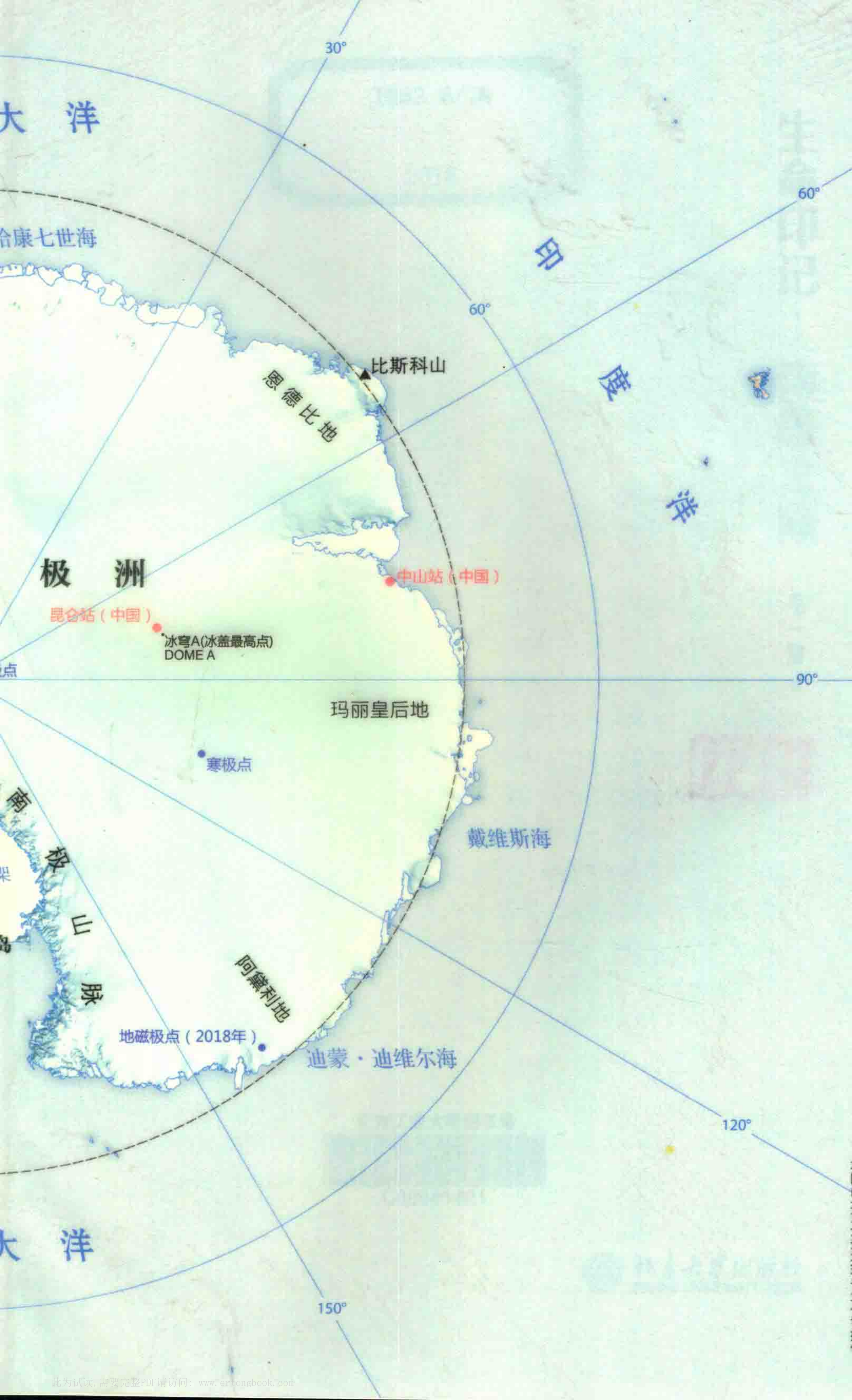
120°

90°

南美洲

值随队医生的生死考验
项史无前例的艰险任务

一个南极冰盖上的传奇故事



关于作者

Author



毛一雷

1964 年 3 月出生。曾游学欧美，在澳大利亚接受住院医师培训，在欧洲获得医学博士学位，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后学位。目前是北京协和医院肝胆外科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曾担任中国第 25 次南极科考队内陆队的随队医生，亲身经历了史上最艰巨的一次南极科考行动：在南极之巅 Dome A（冰穹 A）建立昆仑站。书中详细记录了此次探险生活的每一个细节。

序一

钟守先

北京协和医院知名教授

我从医五十余年，至今还从事临床一线工作，并承担高层的保健任务。虽然年轻时也不乏传奇经历，但为一本非医学专业的探险类的书写序言，说实话，还是第一次。我熟知毛一雷，我的半个老乡。他从欧美游学归来后，曾长期跟在我身边工作和学习，是一名非常职业的医生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毛医生是个有着传统外科医生严谨、持重和睿智品质的“年轻人”。他在自己的业务领域里是非常出色的，他对临床业务和医学的近似“疯狂”的钻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这一点无论是同行还是患者都很肯定。我相信以他的学术背景和努力精神，他会在专业领域最终占有一个相当的地位。本来这已经足够了，但我同时也能感受到，也听人多次说起，毛一雷还是一个“喜欢折腾”的人。他有过许多在我看来非常怪异的旅行经历：曾两次驾车到西藏；在珠峰大本营留下脚印；到非洲马赛马拉草原上看狮子；在尼罗河上划船；于爱琴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边跑步……我也耳闻，他在这些经历中吃过不少自找的苦头，有时非常“狼狈”，但他还是乐此不疲。也许，他认为这是生活中另一种挑战和刺激，能为他的人生带来更多的体验；也许，这些不同的侧面加在一起，才是一个完整的毛一雷。

直到有一天，他站在我的办公桌前说：“钟老，我要去南极冰盖了，是作为南极科考队的随队医生。”我很惊讶！以前协和外科的年轻医生有过作为队医参加南极科考的经历，但走到南极内陆、走上充满风险的冰盖，毛一雷的这个计划实在是有点疯狂。

“你不务正业啊！”我脱口而出。但内心里还是有些许赞同，要是我还年轻说不定也会去。

“钟老，请放心，四个月之后我就回来。”

几天之后，毛一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。大家只知道他去了南极，仅此而已。他仿佛陷入了一个信息的黑洞，无声无息。

四个多月之后，毛一雷突然“夺门而入”，面前的这个人把我吓了一跳：肤色紫黑，唯有双目周围略白，对比极其鲜明，估计是拜墨镜所赐；面部略肿，且皮肤比常人粗糙了很多，仿佛已被暴风雪蹂躏了许久；乱蓬蓬的头发，发丝枯槁，全无几个月前黑亮的光泽。第二天，毛医生就平静地投入了医疗工作，仿佛一切都跟往常一样未曾改变。如果不是那双“黑眼圈”的提醒，大家差点忘了他刚从南极回来。

日后，毛医生把他整理好的南极日记捧到我的面前，让我“批评指正”，我这时才有机会、有心情细细地阅读他在南极的经历。说实话，我被深深地打动和震撼了。

在这无声无息的四个多月里，他原来经历了这么多事。

毛一雷是中国第25次南极科考队成员，同时也是内陆队的成员之一。他作为随队医生和队员们一起克服重重困难，在南极冰盖最高点 Dome A 成功建立了昆仑站；他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，完成了医疗保障和医学研究任务；他在进入冰盖的征途中全程驾驶雪地车，并主动“客串”了厨师、机械师、摄影师等多个角色……一百三十多天的一点一滴，毛一雷都用录音笔如实地记录了下来，并原汁原味地诉诸文字。从他的记录中，我领略到了冰盖的广袤、冰山的肃穆、海豹的闲适、企鹅的慵懒。我感慨于人类在极端环境下工作的艰辛，有时甚至充斥着残酷的绝望和无助：一会儿，我为当事人那生死攸关、千钧一发的处境而屏息蹙目；一会儿，我跟随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或喜或悲，或怒或叹。当我读到位于南极之巅的昆仑站终于矗立起来的时候，不禁喊了一句：中国人，有种！

毛一雷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人类基因中似乎刻有一种无休止的探索和获取的特质。”我对此深以为然。人类接近自然、了解自然，进而利用自然的历程，不就是一种特质的体现吗？有时候，我们的努力在大自然的伟力面前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和可笑。但是，任何迈向未知世界的脚步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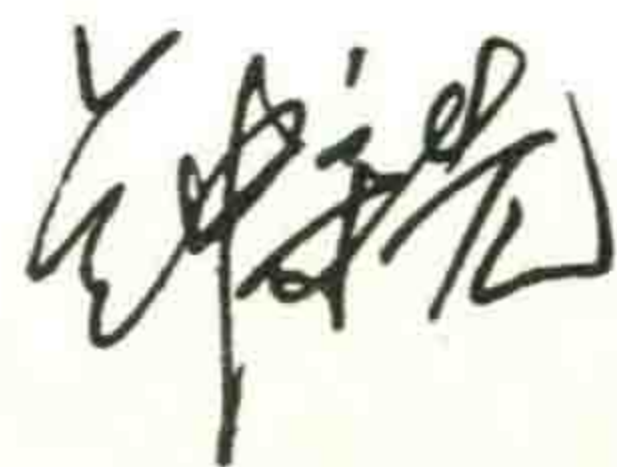
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，都是人类血液中“野性”的表达。

如今，毛一雷医生早已从南极回到了我们的身边，早已进入他正常的工作状态。从表面上看，他没有任何变化，就像没有去过南极冰盖一般；但是，当一个人历经生死考验，拥有平常人无法拥有的感官体验的时候，他的“内核”抑或是基因上肯定会被刻上独特的“印记”。至于这个“印记”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只有留待时间给我们答案。

看来，没有理由说，任何“不务正业”的行为都是没有价值的。

我推荐大家看一看这段不平凡的经历，也许会有帮助。

是为序。

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reading '钟兆光' (Zhong Zhaoguang). The signature is stylized and fluid, with the characters '钟' and '兆' being particularly prominent.

于北京北极阁三条

序二

杨惠根

中国第25次南极考察队领队、首席科学家，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主任

在南极冰盖之巅——Dome A 建立昆仑站是中国第25次南极考察队最核心的任务，是人类在探索极端环境和自然征程上迈出的新一步，具有重要的科学和政治意义，这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落在南极内陆考察队28名队员的肩上。

内陆队员的选拔是我作为考察队领队最关心也最担心的事。把素昧平生、极富个性的一群人组建成一个团队去执行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，这本身就是一个极端重要而又艰难的工作。第一次见到内陆队随队医生毛一雷时心情是复杂的，一雷是北京协和医院具有高级职称的外科医生，有很好的医学学历和经历背景。但已届中年的他为什么要加入这样的队伍？医生的任务在这支队伍中是最不确定的。如整个行动顺利，队医就会“失业”；如有队员遭遇意外，他可能面临世界上最大的工作压力。一雷虽然在网上报名、多次培训和选拔过程中均表现出色，但作为内陆队队医，除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外，还必须年轻体壮，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，更为重要的是：在南极内陆特殊环境下，考察队员必须绝对服从命令。内陆队要在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，在南极内陆极端恶劣的条件下，驾驶雪地车队，携带大量建筑材料和油料，穿越茫茫雪原到达南极冰盖的最高点，战胜那里高寒缺氧的严酷环境和极为有限的施工条件限制，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昆仑站建设施工任务。执行这样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缺一不可，任何环节的失败与疏忽都可能导致整个行动的失败。毛医生的专业素质无可挑剔，但他的资历有可能会成为“绝对服从”的障碍，说实话，行动之前我对一雷不无担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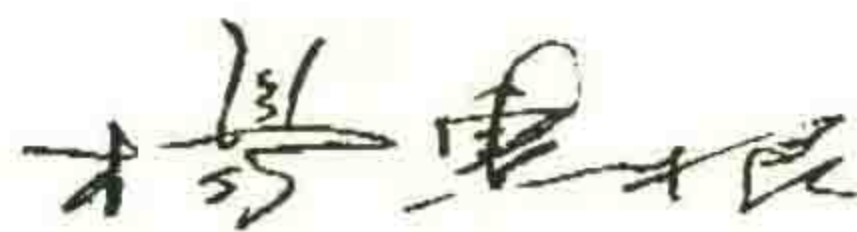
当我站在中山站迎接内陆队完成建站任务凯旋之时，再次见到了毛

医生，他在内陆冰盖考察中的突出表现与传奇早已不断传到我耳中，所有内陆队员都说，毛医生真是太棒了！他在这支队伍和这次行动中起到了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作用。他作为先遣队成员参与了前期冰盖布油任务；在向 Dome A 挺进过程中，他全程独自驾驶雪地车运送物资和油料；他为恶劣环境下身体出现不适的队员提供及时的医治，整个行动没有出现一人因健康原因减员；在南极冰盖上他完成了两项医学科研的数据采集，为在极端环境下人体生理变化研究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；他主动请战承担了大量本应由厨师、机械师、建设施工队员完成的工作……在这次行动中，一雷不仅仅是“服从命令”，还主动承担了大量不属于自己的工作，为整个内陆队分忧，内陆队长李院生曾说“毛一雷是内陆队的主力队员”。我承认，一雷的表现的确出乎我的意料。

从艰苦的南极回到国内“文明生活”之后，一雷和我一直保持着联系。最近，一雷突然把他的南极日记给我看，我才知道他居然这么有心，详尽地记录了内陆考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以前，也曾有南极队员写日记，但没有过如此真实和生动的生活细节记录。这日记虽不是考察的科学笔记，但其详尽性和真实性足以成为今后南极内陆考察的重要参考。

一口气读完一雷的这部南极日记，很多场景似乎又重现在眼前，勾起了我对那段难忘岁月的记忆。书中的一些意见与感受，也许带有一定的个人情绪色彩，未必为全体南极考察亲历者所认同，但这恰恰证明了南极自然环境之残酷与内陆考察生活之艰难，一千个人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我感激这些原汁原味的感受和文字，相信这部日记一定会引领读者，跟着我们考察队员共同喜爱的毛医生，深入南极内陆腹地，尽情地领略南极冰盖特有的太阳与风雪，真切地体会南极内陆考察旷世的严酷与豪情。

非常高兴为一雷写一段证明性的文字，以表达我对一雷参加我们这次考察的感激与欣喜！



于上海浦东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部	向南、向南、再向南！驶向南极冰雪世界	/1
	第1章 南极梦开始的地方	/2
	第2章 穿越魔鬼西风带	/10
	第3章 挺进南极圈	/22
第二部	备战中山站，内陆队就是冲锋队、敢死队	/35
	第4章 中山站，中国人冰雪世界里的根据地	/36
	第5章 大雪围困中山站	/46
	第6章 冰海沉车，机械师死里逃生	/56
	第7章 天公不作美，暴雪肆虐的盛夏	/60
	第8章 有幸加入冰盖“先遣队”	/74
第三部	初探南极大冰盖，一生中最艰苦的四天三夜	/85
	第9章 陷车不断，令人绝望的软雪带	/86
	第10章 暴雪迷航，差点儿丢命	/98
	第11章 无穷尽的准备工作	/110

第四部	走进茫茫冰盖，几乎有去无回的旅程	/123
	第12章 进入生命禁区	/124
	第13章 严重超载，硬着头皮上冰盖	/136
	第14章 狂奔在“吞人”的冰裂隙区	/150
	第15章 极昼里的新年联欢会	/162
	第16章 “魔鬼30千米”与“锅底”迷阵	/174
	第17章 南极冰盖最高点，冲顶！	/188
第五部	昆仑站，南极冰盖上的奇迹	/199
	第18章 在南极冰原上“跑马圈地”	/200
	第19章 昆仑站在我们手中诞生	/212
	第20章 南极冰盖上的医德标准	/228
	第21章 世界尽头的两次新年钟声	/238
	第22章 营地里的悬案与神秘事件	/252
	第23章 望眼欲穿的等待	/260

第六部	归途，与严寒和恶劣天气赛跑	/269
	第24章 归心似箭，冰盖狂奔	/270
	第25章 冰盖上的“谎言”	/278
	第26章 夏季将逝，恶劣天气袭来	/290
	第27章 凯旋！我们是历史的创造者	/306
第七部	一波三折的“圆满句号”	/321
	第28章 家门口死里逃生	/322
	第29章 庆生、极光、裸泳，中山站的欢乐时光	/332
后 记	南极，珍藏一生的记忆	/345

第一部

向南、向南、再向南！
驶向南极冰雪世界



第 1 章 南极梦开始的地方

经过重新装修的雪龙号停泊在澳大利亚的弗里曼特尔港，补充物资食品，然后直接开往中山站。



2008 年 11 月 4 日，星期二

下午 2 点整，我步入北京国际机场候机楼，将搭乘下午 3:35 的国际航班，从北京经上海转机，飞抵悉尼，在那里登上在弗里曼特尔港（Fremantle）临时停靠的“雪龙号”，与第 25 次中国南极科考队队员们会合，正式开始我的南极之旅。

曾多次踏进北京国际机场候机楼，尽管这一次的意义大不一样，但心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兴奋和激动。是心态在衰老，还是心智在成熟？

从上海飞抵悉尼需要十几个小时，我有充足的时间整理自己的心情。绚丽的极光、冰雪的世界、懒洋洋的海豹、憨态可掬但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帝企鹅……提起南极，很多人脑海中出现的是这样纯净唯美的画面。但我清楚地知道：我此番面对的，将是一次充满风险和挑战的旅途。

我告诫自己，必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认真细致地筹划。从开始酝酿南极之行，到出发道别之际，我一直向亲人、朋友们尽量轻描淡写此次行程的风险。如果把风险如实告知他们，只会徒增他们的牵挂和担忧，



却于事无补，这不是我的风格。

在多年来的工作中，我已经养成遇事提前考虑、规划，做好最坏打算的习惯。我开始再一次预想此次南极之行可能会出现各种状况：严寒、暴雪、翻车、迷路、掉入冰裂缝……思路逐渐迟缓，我居然在飞机上糊里糊涂地睡了一觉，这在我的飞行史中并不多见。

2008年11月5日，星期三

当地时间早上8:40（北京时间早上5:40），飞机在悉尼机场降落。时隔19年，再次降落在悉尼机场，面对似乎熟悉而又陌生的候机楼和机场，尽管已是不惑之年，“物是人非”的感慨还是涌上心头。

19年前，我第一次出国，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，就是从悉尼转机到南澳大利亚州州府阿德莱德（Adelaide），在那里的Modbury医院当住院医师。第一次远离家人踏上异国的土地，有些微微的忐忑，但更多